

取代上帝视角

——环境伦理视域下的拉图尔盖亚观

Replacing God's Perspective: Latour's Gaia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胡翌霖 /HU Yilin 唐兴华 /TANG Xinghua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摘要: 拉图尔自2000年后广泛参与气候与环境议题,但他并没有采取一般环境伦理学家“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框架,而是引入“盖亚”的概念,对传统的自然观发起批判。拉图尔认为“自然”只是一个虚构概念而不是一个现成实体,“回归自然”之类的口号无益于促成积极行动。拉图尔号召用盖亚视角取代自然观,他认为盖亚理论的要害并不是把地球看作什么,而是以何种方式观看。拉图尔批判了从柏拉图以来始终贯穿于西方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的上帝视角。这种超然物外的自上而下的视角是脱离现实的。拉图尔亦不陷入虚无主义,努力建构一种“非整体论的联结性”,号召每一个行动者从自身出发,并以循环的方式不断返回自身,从而自下而上地形成普遍的联结。

关键词: 布鲁诺·拉图尔 盖亚 环境危机 整体论 上帝视角

Abstract: Since 2000, Latour has been participated extensively in the topics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However, he rejected the discussion framework of “anti-anthropocentrism” adopted by general environmental ethicists,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Gaia” instead, raising criticism on traditional view of nature. Latour thinks that “nature” is only a virtual concept instead of an actual entity, and the slogan such as “return to nature” will not be benefit for promoting positive activities. Latour calls for a Gaia perspective to replace the view of nature, and believes that the key of Gaia's theory is not what the earth is regarded as, but how it is viewed. Latour has criticized the holistic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 of God that penetrated through western ideology since Plato. This transcendent top-down perspective is isolated from reality. Latour tried not to fall into nihilism while dispelling the God's perspective. But instead, he strived to construct a “connectivity without holism”, and gathered every actant to start from himself, and returned to himself in the form of a loop, forming a connection from bottom to top.

Key Words: Bruno Latour; Gaia; Environmental crisis; Holistic; God's 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1.07.006

一、问题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等新兴学科迅速发展起来。

许多环境伦理学家反对旧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扩展传统的伦理关怀范围,把非人类存在纳入伦理学的范围。

环境伦理学又可以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派,前者主要考虑非人类个体的道德身份:它们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成生物学伦理、政策法规框架研究”(项目编号:2018YFA0902400)。

收稿日期:2020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胡翌霖(1985-)男,上海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技术史。Email: hyl510@gmail.com
唐兴华(1992-)女,山东烟台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Email: txh19@mails.tsinghua.edu.c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并非只有工具价值,而是和人类一样拥有内在价值,包括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等;后者认为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主张超越小我,包括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学、奈斯(Arne Naess)的深生态学等。

大气科学家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的“盖亚假说”经常会被整体主义者援引,盖亚假说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体,一旦我们进一步认定这个生命体有其内在价值,自然就可以为生态整体主义提供支持,甚至有学者认为盖亚学说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理论的一种有效确证。”^[1]

法国学者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著名。行动者网络理论把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等量齐观,看作“网络”中的行动者,为重新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存关系启迪了思路。拉图尔本人也沿着这条道路,聚焦于环境危机中行动者如何协作的问题。

标志是拉图尔在2000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从这本书起,气候危机及其政治出路成为拉图尔的聚焦点。而在此之后,拉图尔引入并阐发了洛夫洛克的“盖亚”学说,呼吁“面对盖亚”。

拉图尔实质上已经介入了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伦理议题,但他并没有进入一般环境哲学家们所谓“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框架之中。他反对任何立场的中心主义。拉图尔认为,在“人类世”这一新时代下,老式的“自然主义”将和人类中心主义一道终结。([2], p.117)无论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都是囿于某种把“人类/社会”和“自然/客体”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体主义和“全球视野”,也都是这种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在拉图尔看来,环境危机的症结恰恰在于人类采取了某种“离心”的立场,强硬的划分主观和客观,占据了某种虚幻的超然视角。当务之急,反而是要把人类拉回到世界的中心,或者用拉图尔的话说——“回到地面”(down to earth)。^[3]

拉图尔的环境思想独树一帜,他综合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提倡某种“反整体论的整体观”。通过引入“盖亚”概念,拉图尔试图重构一套思维框架和话语体系,从每个行动者个体出发,建立起围绕盖亚的公共话语和共同行动。

遗憾的是,在国内学界,研究拉图尔的学者

们大多立足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聚焦于他早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环境伦理、环境哲学领域的学者也很少注意到拉图尔的新近工作。本文试图从拉图尔的“盖亚”思想入手,初步探究拉图尔对环境问题的独到观点。

二、何谓“回归自然” ——对“自然”的解构与重构

自环境伦理学诞生起,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在更早之前,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已经摆出了类似的论点:“同自然协调与正确和错误风马牛不相及。”^[4]

简言之,“是”不能推出“应该”,“自然”是什么样的不能推出人应该如何行动。人类的社会行为所遵循的规则与自然界的法则无关,自然界有弱肉强食,人类社会却应该扶弱济困。这个逻辑对于一般伦理学而言或许容易接受,但对于环境伦理学而言却是致命的。因为环境运动喊出遵循自然、回归自然等口号时,显然又要求“自然”具有伦理意义上的规范性。

拉图尔注意到,类似“回归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主张往往会引发某种恐慌:难道要我们返回野兽状态吗?([2], p.15)难道要否定全部人类文化吗?如果人类文化与自然总是对立的,那么人类永远不可能回归自然;如果人类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遵循自然也就变成一句废话。所以所谓“回归自然”的主张,只能把“文化”看作某种有时要遵循自然(比如反对污染时),有时又要反自然(比如反对野蛮时)的东西。于是伦理学家只能说:“在该遵循自然的时候遵循自然”,衡量标准归根结底取决于伦理学家的好恶,而不能直接从“自然”那里获得答案。

因此,拉图尔认为,“自然界”(natural world)和“自然法”(natural law)之类的概念,并不适合“促进共识”,反而只会破坏讨论,变成纯粹的立场之争,乃至引发挑衅与仇恨。([2], pp.33-34)“回归自然”只能作为一个挑衅对手的口号,并不能真的为争执各方找到一个随时可以返回的公共平台。

“自然”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仲裁的法官或法院,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者按拉图尔所言,

只是“半个概念”——是“自然/文化”这个由对立的两面构成的完整概念中的一面。([2], p.19)

这一思路其实是拉图尔一以贯之的,他早在《科学在行动》中就努力厘清“自然”这一概念在争论中扮演的角色。当时他讨论的是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实际是如何援引“自然”的。

拉图尔发现,在实际的科学争论中,“没有人能以如下方式介入这场争论……‘我知道它是什么,自然这样告诉我的。它是氨基酸序列。’这样的断言将被报以哄堂大笑,除非这个序列的拥护者能出示他的图表、提出他的引证、提供他的支持来源。”([5], p.164)

拉图尔说道:“自然就好像是中世纪的上帝,她在两个争辩者之间进行仲裁的办法,就是让无罪的一方获得胜利。”([5], p.159)简言之,“自然”只是一种“名义”,一个“桂冠”,争论的胜利者有权戴上这一标记,成为自然的代言人。但在争论悬而未决时,“自然”这个概念毫无帮助,因为谁都可以宣称自己站在“自然”一边。这种“自然”的解构当然不止适用于科学议题,“自然”概念在环境议题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类似的。

进而,拉图尔以微观人类学的方法,探究科学知识的实际建构过程——科学家不是依照所谓的“自然”进行研究的,他们依照的是图表、数据和印刷品。“只有当科学家停止看自然,并且专注并沉迷地看着印刷品和平整的铭刻(inscription)时,他们才开始看到东西。”^[6]

拉图尔经常被归入“社会建构论”的阵营,但他自觉和一般的社会建构论划清界限。拉图尔发现社会建构论者和科学主义者一样,秉持某种抽身世外的客观主义视角。这种超然视角在处理一个微观的实验室研究案例时显得卓有成效,但是在面对环境议题时,其困境就暴露出来了。

在“人类世”,地层和大气的成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类活动的结果,但是一般的“社会建构论”并不能驾轻就熟地沿用他们的解构方法。拉图尔问道:“‘社会建构论者’坚决表明科学事实、权力关系、性别不公之类的事情……[仅仅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历史故事,但他们敢针对大气的化学组成说同样的话吗?”([2], p.117)

环境危机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危机之下事不关己超然于外。环境危机迫切地呼唤人类采取及时的行

动。但关于环境危机的争论从未休止。而“自然”或“社会”这类空洞概念并不能裁决争论。那么,如何凝聚人心,动员人们积极行动呢?这就是拉图尔要煞费苦心引入“盖亚”这一新概念的原因。一方面,拉图尔通过盖亚观念延续着他对“自然”概念的解构,另一方面他更试图建构起一个替代方案,用新的概念来指引人们积极行动。和“自然”一样,“盖亚”也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法官或标尺,她也无法化解争论。但是,这个新神话试图在人们无法取得“统一”的前提下,激励那些各自为政、各说各话的团体互相“联结”。人们无需团结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完美球体,而是可以形成一种“网络”状的、去中心化的协作方式。

当然,建构新的盖亚观之前,拉图尔还需要澄清人们对“盖亚”理论的误解,特别是某种“整体论”的理解方式。

三、“从无处观看”——对整体观的批判

拉图尔在“如何保证盖亚不是整体之神(God of Totality)”一文中,^[7]拉图尔回应了地球系统科学家泰瑞尔(Toby Tyrrell)对洛夫洛克盖亚学说的批评。拉图尔认为,泰瑞尔虚构了一个靶子,把洛夫洛克的盖亚看作是科学意义上需要被证实的某种整体,然后抨击洛夫洛克对这一整体的能力过度神化的倾向。

然而拉图尔认为,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固然有模棱两可之处,但泰瑞尔采取的是最肤浅的解读方式,忽视了洛夫洛克更深刻的一面。

拉图尔说道,“我对洛夫洛克的最初印象之所以如此有趣,同时又有某种悖谬感,这正是因为我发现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观点中包含了一种有力的方式,在定义有机体时不需要预先设定某个统一的整体,这种非整体论的联结性(connectivity without holism),恰恰与泰瑞尔反对他的说法相反。”^[7]

在《面对盖亚》中,拉图尔明确指出洛夫洛克所直面的问题彻底被他的批评者们回避了,这个问题即“如何遵循并非作为整体的联结”。

“只有一个盖亚,但盖亚不是‘一’。”([2], p.97)盖亚是某种反整体论的整体,听起来不容易理解,但其实并不荒谬。关键在于,这种整体观是来自一种超然的视角,还是在整体之内互相联系之间

形成的观念。整体论的整体观预设了一个超然的整体存在,这个整体是存在于我们之上的,作为我们活动的前提存在。而拉图尔强调的整体性不是一种超然视角下的整体,而是蕴含在我们之中,和我们紧密联系的,在这种具体的行动中激发起具有整体性的行为。

例如,我是某个村庄或家族的成员,我体会到自己是“全村人的希望”,感受到“整个家族的命运”,这种意义上的“整”“全”的观念,并不要求一个超然物外的统摄视角,而是可以从我和各个其它成员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之间得出这种整体认同。但另一方面,一个与全村人没有什么联系的人,比如人口统计者或人类学家,也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发现“整个村子”,他可以把整个村子作为“一个标记”,写在研究报告中,考察这个整体的各项数据。

拉图尔认为,“盖亚”应当是前一种形象,即在各人群、各物种和各地理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下,形成的整体观念;但不应当是后一种形象,即从某个更高的外部立场俯瞰而来的整体观念。

上述超然的人类学家视角仍是合法的,因为确实可以有人站在村子之外观察村子。但问题在于超然于盖亚之外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囿于大地,几乎不可能脱离盖亚独立生活。即便借助卫星拍摄整个地球的照片,人们仍然只能在咫尺小室之内做观察。

拉图尔认为,盖亚观之所以难以被理解,最大障碍就是经常混淆于“蓝色星球”的形象,当人们说起作为整体的盖亚时,他们往往一边用双手比划一个圆形,一边想象蓝色星球的照片。也就是说,“他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从外部看着地球”,严格来说,这种整体观是“从无处观看(view from nowhere),或者从办公室观看电脑屏幕。”^[8]

这种客观、无私、事不关己的“外部立场”是可疑的。把地球看作一个统一的机械系统固然是偏颇的,但是把地球看作一个统一的、庞大的生物体,这同样也是危险的,因为这同样也依赖于某种外部视角。拉图尔认为,为了对抗更加根深蒂固的机械隐喻,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更容易滑向“地球生物体”的观点。而洛夫洛克经常有意抵制这种生物体隐喻,这并不是要向机械隐喻投降,而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一种整体论的隐喻。“任何关于巨型复合行星超级生物体的想法

都应该像机器的神话一样受到抵制。”^[8]因为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观,预设了一个与万物无涉的上帝视角,脱离了实际生活中与事物的联系。

正如拉图尔问道:当你宣称自己拥有某种全局(全球)观点(global view)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穿着什么衣服,呼吸着什么空气,在进行这种观察呢?——“没有人曾经生活在无限的宇宙中。而且没有人曾经生活在‘自然中’。他们惧怕在无限的宇宙中游荡,而总是在一间温暖的办公室中的两三平米的区域内借着舒适的灯光凝视一个小小的地球仪。”([2], p.124)“这样一个自然概念实在是太庞大了,根本没有办法生活在其中,感受到任何形式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自然主义永远不可能是一种生活形式,而只能是一种理想。”^[3]

要害不是把地球看作什么,而是从哪里看。“从自然中看”实质是“从无处观看”,这从来不是生活中的人的视角,而是理想中的上帝的视角。

实际生活是地方性的(local),拉图尔主张用地方性的视角理解盖亚。在探究盖亚中行动者的关系和合成模式的过程中,拉图尔同样也反对所谓的全球行动(act globally)。“换句话说,盖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拼凑物(patchwork),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球体、区域或实体。”([8], p.10)人类的行动都是针对我们所生活的周围世界展开的。我们不断地在和世界互动中拓宽联系,采取行动。

当然,即便是当地的行动,最终也会形成一个整体的趋势。我们能够互相保留差异,保留各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差异中进行联结。特别是“人类世”将我们带到新的休戚相关的命运下。

在拉图尔看来,盖亚学说的关键并不在于用有机论替代机械论、用整体论替代还原论。根本在于我们既破除了超然的上帝视角看待我们和地球,又允诺了地方行动和整体性的存在,探究了行动者不同的合成模式和之间的关系。拉图尔在维护洛夫洛克盖亚假说的过程中揭示了其中所蕴含“上帝视角”,接着,他要从西方思想史中追究上帝视角的根源。

四、回归大地:破除上帝视角

上帝视角在思想史中根深蒂固,从柏拉图

开始,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始终潜伏于西方人的世界图景之中。早在哥白尼之前,中世纪基督徒们地心宇宙图景就面临着这个深刻的悖论,拉图尔引用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揭示出这一影响深远的冲突,即“双中心主义”(bifocalism)。([2], p.125)

双中心是指地球与上帝:一方面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伟大的上帝不可能位于边缘或角落之处,这就造成绘制世界图景时的根本困难——当人们把一个球形地球绘制在一个球形天球中央时,上帝的位置无处安置。

神学家把上帝中心(theocentric)与地球中心(geocentric)重叠在一起,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上帝即球体”(Deus sive Sphaera)。([2], p.125)上帝并没有被画在球体旁边,在某种意义上重叠在球体之上,与球体同时位于中心,这个中心潜藏在画纸之外,恰恰是使得球体成为球体的前提。

观察对象占据了画卷中心,从而把观察者隐匿于画卷之外。这种双中心主义非但没有被哥白尼瓦解,反而因为绘画的透视法而得到巩固。拉图尔分析了西方绘画所发明的这种“主体—客体”互相确立的对应关系。([2], p.17)隐藏在画布外部的观察点构成了绘画的真正“中心”。通过透视法,主体的位置被预先固定的同时,客体也被预先固定为可计算的静态对象,从其背景和联系中剥离出来。

双中心主义支配着主客二分的思维图式,在这种图式中客观对象与观察主体构成密不可分的一对,但其中一半(主体)却不得不潜藏于外。这就是为什么延续了双中心主义的现代科学不能容纳“反身性”,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中,小到原子大到星系,都可以被描绘为客观的图像,唯独观察者实际进行观测和写作的地方——“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工作台,计算机中心,会议室,探险队和野外观测站……”([2], p.127)——必须被藏匿在幕后。一旦主观位置与客观对象同时出现在一幅图景中,就会发生不可忍受的冲突,客观世界的圆满性被破坏了。而我们仍然延续着柏拉图的执迷,即梦想拥有整体和完全的知识,([2], p.128)所以我们只想在理论视野中看到完美无缺的球体,因此必须要把暴露出局限性或相对性的“另一个中心”隐藏起来。但实际上,我们从未真正获得完全的知识,从未绘出真正全局

的图景,也从没有人可以与全能的上帝并肩站立。

到了现代,很多人注意到知识的有限性,特别是宗教传统的式微导致对全知和绝对的迷信动摇了。但一些人固执地坚持绝对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用空洞的“自然”替代上帝的位置。另一些人又滑入了虚无主义,不再承认任何可靠性,认为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缺乏联系的。

而拉图尔的盖亚理论试图在破解这种整体主义神学的同时,依旧承认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拉图尔认为,洛夫洛克始终努力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普遍的联结与整体的调节。([2], p.133)

拉图尔认为,洛夫洛克的批评者们试图剔除盖亚假说的神性,仅保留客观的科学成分(地球系统科学),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反而在西方神学传统中泥足深陷,因为他们仍然默认了一种对“整个地球系统”通盘考察的上帝视角。拉图尔自问:“我正在吹毛求疵地指责泰瑞尔教授是一个伪装的神学家吗?是的,当然。”([2], p.134)拉图尔认为泰瑞尔自诩科学,实际是幼稚的神学视野,与洛夫洛克的世俗的,地上的(terrestrial),创新的视野形成鲜明对比。([2], pp.132-133)

拉图尔认为,真正的分歧从来不是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立,而是同时贯穿于科学和神学之中的两种观点之争。整体论的科学家和整体论的神学家更为接近,无论是信奉“自然”的人还是信仰“创造”的人,“都把世界纳为整全(toto),仿佛存在一个真实的位置能够‘从无处观看’,提供着舒适的座位和良好的视角。”([2], p.181)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自己站在虚空之中观察地球,但是想象的维度不能与现实的处境相混淆。如果虚构仅仅被理解为虚构,当然是无害的,但如果虚构的视角反而被理解唯一的客观性,反过来驱逐和遮掩切身视角的呈现,这就是危险的事情了。

在旧时代,依靠个别虚构的神话的确能够凝聚人心,但是在“人类世”的新时代中,我们不再能够以神权时代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在呼唤新的政治秩序之前,我们需要戳破旧的神话,建立新的图景。“盖亚尽管有一个神圣的名字,但却没有继承任何一种政治神学”。^[7]盖亚学说首先要瓦解的就是同时贯穿在西方科学与宗教传统中的隐匿的上帝视角,让人们“回到大地”,坐在自己真实的位置上思考和交流。盖亚是大地(earth)之神,

她取代了高高在上的天外之神。

五、是地不是球：盖亚图景的测绘

在拉图尔看来,盖亚并不是整个地球(Globe),而是大地(Earth)。将盖亚看作地球要求一种从虚空中观看的上帝视角。前文已经阐明,拉图尔认为我们不能用上帝视角看待盖亚,而是要用新的视角描绘盖亚的面貌。

盖亚是大地之神,西方语言中大地(Earth)一词经常被翻译成“地球”,但在拉图尔这里必须谨慎区分,两个概念是不能互换的。拉图尔说得明白:“如果某个人把大地(Earth)看作地球(Globe),他就总是把他自己当成了上帝。”([2], p.136)

但如果大地不是“球”,我们应该如何构想它的形象呢?难道拉图尔主张某种天圆地方式的古老图景吗?当然并非如此。事实上,拉图尔煞费苦心地描绘出一套崭新的“构图法”。

我们不能期望盖亚视角下的世界图景像柏拉图的球体那样呈现出一致性、精确性和完满性,这些奢求恰是亟待破除的迷信。也就是说,盖亚图景必须保持某种含混性,不可能像一个球那样被“一目了然”地通盘把握。

盖亚视角并非出自“无限远之处”,而是出自每个观察者各自的实际处境,于是,盖亚图景必然又将是多样化的,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都能绘制出独特的盖亚视图。

拉图尔指出,洛夫洛克并没有把盖亚当作万能的实体,她首先是一种“心理图像”(mental picture),一种便利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运转方式。([2], p.132)盖亚并不预先设定一个现成的图像,而是指引着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生活情景动态的绘制她的图像。

如前文所述,盖亚的面貌,既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某种巨型生物体,而是某种去中心化网络联结的图景。这种图景显然不具备整体的统一性,但却能由地方性激发出统一行动。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由地方到整体行动再到地方的不断构造循环的过程。拉图尔指出,要在不预设整体的情况下,在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结,唯一的途径是“某种以循环的方式不断返回自身的运动”([2], pp.136-137)。被古老的双中心主义所藏匿的主体挺身而出,成为回

旋的中心。

没有人能一下子就取得超然万物的视角,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世界图景的绘制都是一个不断往复的历史过程。例如,村庄中的一个村民,也不可能出生就把握到“全村”的图像,他更不是预先掌握了一个整体图像,然后才与整体中的一个又一个成员打交道的。一个外来的人类学家有可能以预先了解整体的方式逐渐深入内部,但一个原本就扎根于共同体之内的人不可能这样做。他总是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展自己的联结,首先意识到自己父母或家庭的休戚一体,再扩展到邻里亲友,有时候在冲突之下又再度退缩回更小的圈子,有时候在突发灾难下又迅速进入更大的集体。如此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扩展出一圈一圈的联系网,关于全家、全村、全国之类的“全体”意象才逐渐牢固。

拉图尔认为,最至关紧要的,正是这种“理解的次序”——“渺小的人类心灵不该一下子就穿越到全球的范围……相反,我们必须封闭自己,滑落到大量的循环之中,逐渐地、一步一步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和我们所需要的大气环境……”([2], p.139)气候危机虽然迫在眉睫,但正因为如此,这种束缚与缓慢才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一环一环细细编织起来的联结,才能形成牢固的行动者网络,促进休戚相关的人类的一致行动。

拉图尔在“给表面以深度——关键区域之盖亚绘图练习”^[9]一文中,细致地展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上帝视角的球形图像的绘图方法。他翻转了地核与大气层,把对所有生物最为重要,联系最为紧密的“大气层”放在图像的中心,而把对地表生物而言陌生和遥远的地心和地幔放置在边缘的位置。

这一图像只是一次“练习”,而不是说必须要以这种模式绘制盖亚视图。所谓中心位置并不一定指“大气层”,对于不同身份的观测者,应当根据不同位置的“观测点”,以不同的“次序”来绘制自己的视图。水文学家可能以水域为中心,农民可能以农田为中心。每个人都有权,也都应当从自己最切身的处境出发来观察一切。但这些地方性的、主观性的视野通过广泛的交流重叠在一起,在反复的交流下扩展各自的边界,相互妥协共存。

盖亚视角联结了事实与价值,但并不是在上

帝视角的绝对事实与普遍主义的普世价值之间建立联结，而是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的回旋运动之间，勾连起事实与价值。对事实的观察将影响伦理取向和政治行动，但这种影响并不预设某种全球的、全局的共识先行存在。

盖亚视角并不能直接绘制出一整套未来的全球政治构架，但这种思想在某种更基础的层面上，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激励和指引。就好比现代科学的“自然观”通过“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等基础概念推动了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一种颠覆传统自然观的盖亚观，当然也有可能为“人类世”的新政治秩序提供支持。这种盖亚政治（Gaia-politics）至少可能支持人们重新确定各自的领地，以新的方式来定义自我利益。（[2]，p.270）没有人有资格“掌控全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被消解了，拉图尔认为，“如果民主制必须重新开始，它必定要从底层出发”。（[2]，p.269）

总之，拉图尔的盖亚理论是反整体论的，但更准确地说，拉图尔反对的是自上而下俯瞰万物的上帝视角。相反，拉图尔试图号召每一个行动者从自身出发，自下而上地建构新的共同体秩序。

〔参考文献〕

- [1] 谢建华. 论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8, 142.
- [2] Latour, B.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 [3] Latour, B. 'On a Possible Triangulation of Some Present Political Positions'[J]. *Critical Inquiry*, 2018, 45(3): 213–226.
- [4]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 大自然的价值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 杨通进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43.
- [5]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郑开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6] Latour, B. 'Drawing Things Together'[A], Dodge, M., Kitchin, R., Perkins, C. (Eds.) *The Map Reader: Theories of Mapping Practice and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C],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65–72.
- [7] Latour, B. 'How to Make Sure Gaia is not a God of Totalit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oby Tyrrell's Book On Gaia'[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7, 34(2–3): 61–82.
- [8] Latour, B., Lenton, T. M. 'Extending the Domain of Freedom, or Why Gaia is So Hard to Understand'[J]. *Critical Inquiry*, 2019, 45(3): 659–680.
- [9] Arènes, A., Latour, B., Gaillardet, J. 'Giving Depth to the Surface: An Exercise in the Gaia-graphy of Critical Zones'[J].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018, 5(2): 120–135.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